

果戈理《死魂灵》中的地主形象分类和意义

内容摘要：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政治、经济发生重大变革，新兴的资产阶级逐渐兴起，农奴制度开始显现出落后、腐朽的面目，并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在《死魂灵》中，把玛尼洛夫的生命活力丧失、堕落，科罗皤契加的愚蠢、死板，罗士特莱夫的谎话连天、胡作非为，索巴凯维奇的成为熊的化身以及普柳什金贪婪吝啬这五个地主分为百无聊赖型，愚蠢闭塞型，恶棍泼皮型和贪婪吝啬型这四个类型。通过对这四类地主形象进行分析，揭示出农奴制度下精神道德的沦丧、被物质所奴役以及无可挽救的社会面貌，表明了农奴制度必将走向灭亡的道路。

关键词：死魂灵 地主 农奴制 批判

The Classification of Landlords in Gogol's *Dead Souls* and Its Practical Meaning

Abstract: Russia underwent importan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volutions in 30s and 40s,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us, the new bourgeoisie gradually prevailed, the serf system began to reveal its negative aspect, decayed and rotten. and at the same time,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n the book *Dead Souls*, it exposes the dignity of serf system to be perished by describing five persons, the degraded Maany Love, with the vigor of life lost, the stupid and rigid Colorado Bu Qijia, the misbehaving Rosy Te Laive with a pack of lies, greedy and mean Pu Liu Fishkin, and Soba Kai weige that is the embodiment of greed, which are belong to four typical case, those bored to death, the stupid and self closing, the wicked and vicious, and the greed and mean. The book satirizes and criticizes the incurable social life, revealing the decay of moral spirit that is captured by material, showing that the serf system is inevitable to be abolished.

Key words: Dead Souls; landlord; serfdom; criticism

目 录

一、引言	1
二、个性鲜明的地主形象	1
（一）百无聊赖型	1
（二）愚蠢闭塞型	2
（三）恶棍泼皮型	3
（四）贪婪吝啬型	4
三、地主形象的深刻意义	6
（一）俄国地主的总体面貌	6
1. 精神道德的沦丧	6
2. 被物欲所奴役	6
3. 无可挽救的衰亡	7
（二）自然派的创立	7
（三）农奴制改革的号角	8
四、结语	8
参考文献	10
致 谢	11

果戈理《死魂灵》中地主形象的分类和意义

一、引言

果戈理，俄国 19 世纪前半叶最优秀的讽刺作家，讽刺文学流派的开拓者，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地主家庭，他受过中学教育，服过兵役，也当过官吏。在彼得堡当过小公务员，薪俸微薄、生活拮据，这使得他亲身体验了“小人物”的悲哀，也目睹了官僚们的贪赃枉法、腐败堕落和荒淫无耻。1842 年，果戈理发表长篇小说《死魂灵》，《死魂灵》是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也是果戈理创作的高峰。高尔基认为它是“俄国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作品”¹，赫尔岑也说“《死魂灵》震动了整个俄国”²。

《死魂灵》它的思想内容非常丰富，而情节却比较简单。从表面上看“死魂灵”是指已经死去的农奴，但透过作品，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死魂灵”——却是那些生活在已经没落的农奴制度下的地主和官僚们。他们自认为高高在上，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却是依靠榨取人民血汗而生活的没有灵魂的寄生虫。小说写的是乞乞科夫为了发一笔横财，决定到地主们家里去收买一批已经死掉的但还没有消掉户口的农奴，然后通过其它手段，从中谋取利益。他为此四处奔波，分别拜访了玛尼洛夫、科罗潘契加、罗士特莱夫、索巴凯维奇、普柳什金等地主的庄园，并购得近 400 名“死魂灵”。乞乞科夫得意之际，却泄露了秘密，最终被迫匆匆逃离。在这部作品里果戈理通过这些地主与乞乞科夫买卖死魂灵的过程来表现地主的个性特征，对它们丑恶行径加以批判，揭露了农奴制度的衰落和必将走向灭亡的命运。

二、个性鲜明的地主形象

在《死魂灵》中刻画了四类地主形象，百无聊赖型、愚蠢闭塞型、恶棍泼皮型以及贪婪吝啬型。他们形象各异，但又彼此联系，相互补充。

（一）百无聊赖型

在这些地主形象中，有一类表现出生命活力的丧失以及极端的颓废、堕落。他们的人生根本毫无意义，他们就这样虚度着光阴。玛尼洛夫正是这类的代表。

¹ 曹清华：《俄国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10 月，第 231 页。

² 钱中文：《果戈理及其讽刺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04 页。

“高雅可爱”的绅士玛尼洛夫是乞乞科夫拜访的第一个地主。外表上，他是一个很体面的人，他的相貌不乏亲切可爱之处，可是，在这亲切可爱的背后，仿佛过多地掺杂进一些甜味儿，他的举止和措辞带着一股子要讨人喜欢、攀个交情的阿谀谄媚劲儿。”¹这是玛尼洛夫给我们的第一印象。玛尼洛夫跟他的妻子已经结婚八年多了，可是，他们还时常要敬给对方一片苹果，一颗糖，或者一颗胡桃，用一种表示十分恩爱的温柔动人的声音说道：“宝贝，张开你的小嘴，我要把这一小块放进你的嘴里去。”这使得我们产生一种他们夫妻是多么恩爱的同时，又不免有些令人厌恶和虚伪的感觉。当乞乞科夫到他家时，为了谁先进门这个无聊的问题，竟然花掉好几分钟的时间。最终，两个朋友侧着身子，相互挤了挤，同时走进了门去。在最初的一会，谁都要说一声：“这是一个多么可爱而出色的人啊！”但交谈一会就什么都不想说了，再过一会，便心里想：“呸，这是什么东西呀！”于是就要离开，如果不离开，那就立刻会觉得无聊的要命。在我们看到玛尼洛夫待人待物“有礼貌”的同时，不禁感到一丝丝的厌恶。在他的书房里总是放着一本书，书签夹在第十四页，他把这一页经常翻读已经有两年了。他毫不关心自己的田地，当乞乞科夫向他购买死魂灵时，他竟然不得不去问总管。可见他是一个多么堕落的人。同时玛尼洛夫还是一个喜欢想入非非的人。他在家时，有时不大说话，只是沉思冥想，他在想什么呢，恐怕也只有上帝知道。有时候从台阶上望望院子又望望池塘，他会咕哝说：“如果突然一下子从屋子门口起筑一条地下通道，或者在池塘上架一座石桥，桥上两边开设小店，让商人坐在里面兜售农民所需要的零星杂碎，那该有多么好啊。”在这当口，他的一双眼睛就会变得异乎寻常地甜蜜起来，脸上露出一副心满意足到了顶点的表情。可是，所有这些设想只不过是空话罢了。玛尼洛夫在告别乞乞科夫的时候，他又沉浸于一片冥思浮想之中，他想，人逢知己是何等幸福，又想，最好跟朋友一起住在某处的河滨，然后在这条河上他出钱架起一座桥，然后再建造一幢大宅子，屋上筑起这么一座高高的塔楼，喝茶聊天，然后跟乞乞科夫一起乘坐讲究漂亮的轿式马车去拜会一些什么人等等。玛尼洛夫就整天沉浸在这种幻想而不去实现之中，长期这种生活已经让他失去了生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生命活力已经完全丧失。他既无主见，又没有任何理财的本事，整天就沉浸在幻想之中，这是一个看似文明高雅，实则堕落的人。

（二）愚蠢闭塞型

科罗皤契加是乞乞科夫无意中遇到的一个女地主。首先，她是一个务实的地主，她的庄园里面，公鸡和母鸡多得数不清，蔬菜满园，木屋维护得也相当的好，还有蜂蜜、

¹ 果戈理：《死魂灵》，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年出版，第 21 页。

猪油、绒毛、面粉和家畜当卖，而且她还亲自督促农奴干活，不让他们有片刻的休息时间，即使这样，她也乐此不疲。然而与她的务实连在一起的便是她的愚蠢、保守封闭。如果说玛尼洛夫的鄙俗还用华美的辞藻外衣装饰着，让人一眼看到的是他的“高雅可爱”，那么在科罗蟠契加的形象中，她的为人处世的肤浅却是显而易见的。愚蠢、封闭自守、庸俗、死板则是她与玛尼洛夫的最大区别。当乞乞科夫向她购买农奴时，这个头脑简单的老太婆竟以为是对方想把这死人从土里刨出来，可见她是多么无知或者说是愚蠢。乞乞科夫一再向她说明，这只不过是纸面上的事，他愿意付十五个卢布给她，而且还可以替她去掉付人头税的麻烦。这本是一个好生意，因为既可以得到一笔现金，又可以免交人头税，但她的贪婪和愚蠢，让她不愿意轻易的答应乞乞科夫，她要求一等再等，好让她和别的买主比一比价钱，免得吃亏，最后，乞乞科夫骗她说自己是办差的，并答应以后来买她的农产品，她才把死魂灵卖给乞乞科夫，之后她又匆匆忙忙的坐着马车到城里去打听死魂灵的牌价。可见她的愚蠢，顽固和精打细算多么的可笑。当初乞乞科夫这个不速之客因为迷路，半夜到达她家时，她没有拿出半点东西来招待他，后来听说乞乞科夫是办差的，可以帮她推销采购农副产品，她就立马变得殷勤起来，并且叫仆人去烤几张薄饼，并做点拿手的鸡蛋素馅饼，让乞乞科夫饱吃一顿，还主动地叫女仆人给他们引路。总之在科罗蟠契加身上到处可见她的愚蠢、封闭自守。

（三）恶棍泼皮型

在《死魂灵》的地主中，还有那么一类地主，他们以恶棍、无赖泼皮的形象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索巴凯维奇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他把民政厅长说成是共济会会员之流，并且是一个世上少见的傻瓜蛋；将出类拔萃的省长说成“天字第一号强盗”；将直爽的警察局长说成“一个骗子手”；以及提到省长家做的菜，他又说出让人想不到的事情来，他就是这样任意胡为的家伙，只要是他不支持的，什么样的话都能说出来。接下来在与乞乞科夫谈死魂灵买卖的时候，他先是直接开出“一百卢布”的天价，漫天要价不成，又开始介绍这些死魂灵怎么的好，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如车匠米海耶夫，要做弹簧马车，非得请教他不可，而且收益不是那种糊弄人的玩意，干得活可结实了；木匠普罗帕卡·斯捷潘，他力大无穷，他的身材足足有三俄尺多高；还有烧砖工米卢什金，能够在随便什么屋子里砌上一个炉灶；鞋匠马克辛·捷略特尼科夫，他只要把锥子一扎，一双鞋子就做出来了等等。就算是真有手艺那也是生前的事情，现在不过是死魂灵，可索巴凯维奇依旧要把它们的手艺一一列举出来。之后在乞乞科夫买到的死魂灵，还发现被偷偷的写

进去一个女的死魂灵。在这里索巴凯维奇除了贪心，让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他的泼皮无赖的形象。

如果说索巴凯维奇的胡作非为还能让人容忍，他的无赖我们能够勉强保持镇定的话，那么罗士特莱夫他的胡作非为、无赖却是任谁都忍受不了的。乞乞科夫去拜见罗士特莱夫，只是为了向他购买死魂灵，可是在他们谈死魂灵买卖的时候，罗士特莱夫却是一会要把公马、母马卖给乞乞科夫，一会要把几条狗卖给他，一会又看上了乞乞科夫的马车，要求交换，总之是想到什么就想做什么，也不管别人愿不愿意。然而我们的乞乞科夫心理素质是相当的好的，任他怎么胡作非为，都能保持镇定，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让我们的乞乞科夫终身难忘。在谈死魂灵买卖的时候，罗士特莱夫突然想到用下棋的方式来决定这场交易，乞乞科夫被逼无奈只能接受这场特殊的交易方式。然而在下棋的过程中，罗士特莱夫竟然无耻的要求乞乞科夫让他先走几步，在被拒绝之后，又在下棋的过程中做“小动作”，对于他的这种行为，我们只能说罗士特莱夫实在是太无赖，太无耻了。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在这里结束，罗士特莱夫在他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之后，又开始采取暴力的方式恐吓乞乞科夫，并叫人一起揍他。打斗的场面可谓是滑稽可笑到极点。“揍他！罗士特莱夫叫道，举着那根樱桃木长烟杆冲向前去，他浑身火热，湿汗淋漓，仿佛在进攻一座牢不可破的要塞似的。他的喊声听起来像是一位毫无畏惧的中尉面临伟大进攻时向手下一排士兵发出的喊声。”¹多么滑稽可笑的场面，明明是流氓恶棍的行为，作者却把它比喻成为勇敢的战士在战场上奋勇拼搏。显然有着极端的讽刺意义。在这我们看到罗士特莱夫的无赖，无耻的程度恐怕无人能及。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行径与流氓恶棍又有什么两样。

（四）贪婪吝啬型

《死魂灵》中还有另外一类形象，他们是科罗皤契加、索巴凯维奇、普柳什金，他们三个作为吝啬者的代表，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吝啬，最终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通过这些地主的形象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农奴制度下的地主的精神世界。

科罗皤契加她是一个务实的地主，但在她身上我们能看到她的另外一面，贪婪吝啬。当乞乞科夫向她购买死魂灵时，乞乞科夫愿意付十五个卢布给她，而且还可以替她去掉付人头税的麻烦。这对于她来说应该是一比好生意，因为既可以得到一笔现金，又可以免交人头税。但是她贪婪的性格，让她不愿意轻易的答应乞乞科夫，她要求一等再等，好让她和别的买主比一比价钱，免得吃亏。在她答应把死魂灵卖给乞乞科夫之后又匆匆

¹ 果戈理：《死魂灵》，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年出版，第 93 页。

忙忙的坐着马车到城里去打听死魂灵的牌价。当初乞乞科夫这个不速之客因为迷路，半夜借宿她家时，她没有拿出半点东西来招待他们，直到后来听说乞乞科夫是办差的，可她以帮推销农副产品，她才变得殷勤起来。她吩咐仆人去烤几张薄饼，并做点拿手的鸡蛋素馅饼，让乞乞科夫保吃一顿，还主动地叫女仆人给他引路。人情冷暖在科罗潘契加这位女地主身上已经消失，剩下的只有贪婪和吝啬。

索巴凯维奇和科罗潘契加跟相比，他表现的更加老谋深算，当然他的贪婪吝啬也比科罗潘契加更胜一筹。当乞乞科夫跟他谈死魂灵买卖时，他直接开价“一百卢布”，与乞乞科夫开出的八十戈比，这这种差距实在太悬殊。接下来他又开始说他的农奴怎么怎么的好，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如车匠米海耶夫，要做弹簧马车，非得请教他不可。而且收益不是那种糊弄人的玩意，干得活可结实了；木匠普罗帕卡·斯捷潘，他力大无穷，他的身材足足有三俄尺多高；还有烧砖工米卢什金，能够在随便什么屋子里砌上一个炉灶；鞋匠马克辛·捷略特尼科夫，他只要把锥子一扎，一双鞋子就做出来了等等。在这里索巴凯维奇他掠夺的农奴主的心理被体现出来，他善于迫使农奴为他劳动，并且善于最大限度的刮取最大利益，这些农奴死前是否有这些手艺还两说，就是有但那也是生前的事情，现在不过是死魂灵，可索巴凯维奇依旧要把它们的手艺一一列举出来，无非是想高价地卖出自己的死魂灵，之后在乞乞科夫买到的死魂灵名单中，还发现一个女死魂灵，真是贪心到无耻的程度。充分显示出了地主阶级的贪婪吝啬的性格。

最后出场的是普柳什金，与科罗潘契加、索巴凯维奇一样，普柳什金也是忠于积累财富，他与他们一样处于利己主义的感情和愿望之中，但普柳什金的感情和愿望却带有贪得无厌到极致、吝啬到极点的性质。

不断地累积财富，成为普柳什金生活中的唯一寄托，成为支撑他生存下去的唯一动力。他的贪婪让他永远不满足于已经拥有的。他每天就在村里转悠，哪怕是一只旧鞋跟，一片娘儿们用过的脏布，一块陶瓷片，只要落入了他的眼睛，都会捡回去。在周围人的眼里他简直跟乞丐没什么区别，可是普柳什金却是个实实在在的，拥有一千多个农奴的地主，没有谁家有像他那样多得麦谷、面粉和成垛地堆在田里的粮食，也没有哪家的储藏室、粮仓和栈房有堆积着那样多得布匹、晒干的鱼、各种各样的蔬菜或者瓜果，而且在他的大院里，我们还看到各种木材和数不清的器皿。

他的贪婪、吝啬使他变得六亲不认，甚至放弃父子感情，抛弃天伦之乐，最终只能过着孤独的生活。他的儿子来到省城，原本应该按照父亲的意见在民政厅里谋一个实实在在的差事，结果进了兵团，后来在要钱做制服的时候，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结果碰了

一鼻子灰。大女儿跟一个军官私奔了，后来带着一个小男孩回来过两次，普柳什金虽然宽恕了女儿，可是一个钱也没有给女儿。第二次女儿回来的时候带了两个小孩子，还送给普柳什金一个当茶点的甜圆面包和一件新睡袍，普柳什金收下了面包和睡袍，可是连一丝一毫的东西也没有送给女儿，最后女儿两手空空的走了。这样吝啬的普柳什金让人闻所未闻，对待自己和对待自己的子女尚且如此，对别人就更是不用说了。然而在普柳什金家的仓库里，却发现大批的物品发霉腐烂，可他却舍不得拿出一丁点出来，可见他把又有多么愚蠢。

三、地主形象的深刻意义

（一）俄国地主的总体面貌

作者通过这些地主形象揭开了十九世纪初俄国社会的帷幕，在我们面前展现出封建农奴制度下的地主阶级的丑恶世界。然而《死魂灵》中这些地主，他们却又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那就是具有掠夺性，吸附在社会的内部，过着如同寄生虫一样的生活，在物质享受方面表现出贪得无厌，在精神世界上却又表现出极度的空虚，他们用尽残余的力气，努力支撑并且维护着腐朽、落后的农奴制度。

1. 精神道德的沦丧

索巴凯维奇是彻底的文明仇视者，对一切带有文明头衔的东西都抱有敌视的态度。所以他把别人都看作是傻瓜、强盗、骗子。对于一切新鲜事物只要是妨碍了他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的，他都会与之敌对。同时他又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剥削者，所有的农奴不但生前要被他狠狠地剥削，就连死后变成魂灵，依旧还被他用来买卖。在他身上，人性已经消失，道德开始沦丧。与索巴凯维奇相比，罗士特莱夫却有过之而不及，吹牛撒谎对他来说就像家常便饭。他的一切行为和动作，都凭他的个人愿望和冲动。他的喜怒哀乐，变化无常，刚刚可能还是“永远的朋友”，立马就会变成“敌人”，然而在下次见面时却又以朋友相称。对于这类地主，他们身上的精神道德已经完全丧失，封建农奴制发展到他们这个阶段，只能是苟延残喘。

2. 被物欲所奴役

科罗潘契加、凯巴索维奇、普柳什金在他们的生活世界无一不是为了追求更多的财富，攫取更多的利益，最终他们都沦落为金钱的奴隶。为了满足自己物欲，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获得财富，科罗潘契加在死魂灵交易面前犹豫不决，凯巴索维奇将死人当成活人的价钱来买卖。对于普柳什金，积累财富然成为他全部的生命。在欧洲文学史上，也

曾出现过无数个吝啬者的形象，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吝啬者，他使用高利贷形式来掠夺财物；莫里哀笔下的阿巴公是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嗜钱如命的代表；巴扎克笔下的葛朗台是资本主义兴盛时期大代表，他说：“钱像人一样是活的，会动的，他会来，会去，会流汗，会生产。”而普柳什金却是即将瓦解的农奴制度下的产物，他不懂如何去流通财物，如何用钱生钱，只会一味的死守着自己的财产，最终变成一堆废物。农奴制度发展普柳什金这一时期，已经腐朽到底了，废除农奴制度已经刻不容缓。

3. 无可挽救的衰亡

在玛尼洛夫身上，剩下的只是甜腻腻地讨人喜欢，他的生命的活力已经消失，并在不断地堕落下去。然而罗士特莱夫，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他的自然的生命活力，无论是花天酒地还是贪赌好斗，无论是谎话连天还是胡作非为，都表明着在农奴制度下，他依然充满着活力，农奴制度还洋溢着生机。然而这种活力的背后却是他们精神道德的败坏与沦丧，这样的封建农奴制度必然不会走得太远，农奴制度只能算得上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农奴制走向灭亡将是大势所趋。

（二）自然派的创立

《死魂灵》的出现在俄罗斯文学中产生了巨大的轰动，赫尔岑曾回忆说：“小说的出版震撼了整个俄国。”“作者对于地主的塑造、幽默和讽刺的运用，都达到了俄罗斯文学前所未有的独树一帜。”¹

19世纪30年代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形成。这一时期，作家们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农奴制度，指向贵族，教会，而对广大劳动人民则表现出无限地同情。比较早的就是普希金。普希金到了后期，他的创作已经开始转向批判现实主义。莱蒙托夫继续了普希金关于“多余人”的形象塑造，他在《当代英雄》当中塑造了毕巧林这个“多余人”。描写的是主人公不满于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朽，因此想要摆脱上流社会的生活，却不能够如愿，想要追求理想却依然实现不了，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最终造成了他内心的苦闷与彷徨；他否定和批判社会的一切东西，却无法对此做出什么东西；他鄙视贵族，也鄙视自己，他是这个社会真正的“多余人”。

在果戈理之前普希金、莱蒙托夫他们都是写的“多余人”，主要是城市官僚地主。继果戈理的《死魂灵》之后，托尔斯泰也写过庄园地主，然而他笔下的庄园地主却是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的一群地主。只有果戈理开创了平民地主的形象，对封建农奴制度进

¹ 杜松楠：《〈死魂灵〉人物性格特征分析》，黑龙江教育学院2011年第11期。

行批判。同时《死魂灵》的发表也标志着自然派的创立。

作为俄国“文坛上划时代的巨著”，《死魂灵》从地主生活这一个侧面描绘了俄国的社会画面，向我们展示了农奴制度的腐朽。它导致了农奴们就算是被剥削了一辈子，死后还要被像商品一样被人买卖的悲惨状况，也导致了地主们人性的扭曲和毁灭。充分显示了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地主阶级的本质。

（三）农奴制改革的号角

1912年之后，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发生重大变革，一种新兴的阶级资产阶级开始兴起。这时候，农奴已经日渐衰微，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地主们开始为到底是该继续走农奴制度还是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困惑。果戈理通过讽刺的手法，对堕落、丧失活力的玛尼洛夫、愚蠢闭塞的科罗潘契加、流氓恶棍的罗士特莱夫、索巴凯维奇，以及贪婪吝啬的普柳什金进行批判，将他们的丑态全部揭露出来，表明农奴制度已经黑暗腐朽到无法挽救的地步，农奴制度必将走向灭亡。对处于两难中的俄罗斯人民有着积极作用。它对反对农奴制度的革命运动做出了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它吹响了反对封建农奴制度的号角。

四、结语

果戈理《死魂灵》中地主形象的分类和意义中地主一共分为四个类型，玛尼洛夫属于百无聊赖型，他的生命力已经完全的丧失并在不断的堕落下去；科罗潘契加属于愚蠢闭塞型，虽然她本身是个务实的地主，但她的为人处世却处处显示出她的愚蠢以及封闭自守；索巴凯维奇、罗士特莱夫是泼皮无赖的那种，索巴凯维奇对于一切带有文明的东西都保持敌视的态度。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他竟然把死人当活人买卖。罗士特莱夫花天酒地，贪赌好斗，为了达到目的，胡作非为。在他身上，人性的道德完全泯灭；普柳什金、索巴凯维奇、科罗潘契加他们都是贪婪吝啬的那类，科罗潘契加、索巴凯维奇他们的贪婪，他们的吝啬或许我们还能勉强接受，可是普柳什金那种扼杀父子感情，抛弃天伦之乐的贪婪，那种把财富看成生活的贪婪吝啬却是我们无法想象，无法接受的，通过对他们形象的讽刺和批判，揭示出农奴制度下的精神道德沦丧，被物质所异化和无可挽救的社会面貌，表达了封建农奴制度已经腐朽堕落到极点，废除农奴制度已经刻不容缓，农奴制度必将走向灭亡。《死魂灵》的发表，标志着自然派的诞生，同时也吹响了俄国反对封建农奴制度的号角。

通过对这些地主进行讽刺和批判，也表明了果戈理对于祖国前途命运的担忧，以及

对祖国美好前途的深切期盼。

在《死魂灵》的第一部分的结尾，乞乞科夫驾着三套马车出逃，“三套马车”象征着什么？接下来，果戈里就给了回答。“俄罗斯，你不也像勇敢的、不可超越的三套马车一样飞驰着吗？！”在这里飞驰着的三套马车象征着前进着的俄罗斯，正在寻找出路的俄罗斯，果戈里对俄罗斯的出路的担忧显而易见。果戈理把俄罗斯比作飞奔的马车，相信它将超越一切障碍，驰向目标，表达了果戈理对祖国美好前途的深切期盼。

参考文献

- [1]果戈理：《死魂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
- [2]袁晚禾，陈殿兴：《果戈里评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年。
- [3]佐洛图斯基：《果戈里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年。
- [4]钱中文：《果戈理及其讽刺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年。
- [5]胡湛珍：《果戈里和他的创作》，北京出版社，1982 年。
- [6]曹靖华：《俄国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10 月。
- [7]郑克鲁：《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
- [8]童道明：《阅读俄罗斯》，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 年。
- [9]索洛维耶夫：《俄罗斯思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
- [10]王艳爽：《浅析果戈理〈死魂灵〉中五位贵族地主形象》，北方文学（下半月），2011 年第 12 期。
- [11]祖淑珍：《论果戈理〈死魂灵〉中的俄罗斯主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 年第 4 期。
- [12]韦桂喜：《“一个比一个更无耻”——果戈理作品〈死魂灵〉的地主形象分析》，大众文艺（理论），2008 年第 7 期。
- [13]田运宏：《用丑陋包装而成的另一类“死魂灵”解读果戈理〈死魂灵〉的人物世界》，现代语文（教学研究版），2002 年第 1 期。